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



第三届 鲁迅文学奖

获奖作品丛书

中篇小说
获奖
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第三届
鲁迅文学奖



获奖作品丛书

中篇小说



华文出版社
Sino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. 中篇小说/中国作协评
奖办公室主编; 毕飞宇等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1
ISBN 7-5075-1808-6

I. 第… II. ①中…②毕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694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网络实名名称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话: (010) 83086663 (010) 83086853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1/32 开本 13.375 印张 326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—10000 册

定价: 25.00 元

中国作家协会 主办
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

高品位 高档次
奉献读者的文学精品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办公室 编

中国作家协会主办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

中 篇 小 说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评奖办公室
编

华 文 出 版 社

**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名单**
(以得票多少为序)

篇 名	作 者	原发刊物
玉米	毕飞宇	《人民文学》
松鸦为什么鸣叫	陈应松	《钟山》
好大一对羊	夏天敏	《当代》
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	孙惠芬	《人民文学》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
评委会名单

主 任：李国文

副主任：陈建功 张 陵

委 员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牛玉秋 李敬泽 何向阳

汪 政 柳 萌 贺绍俊

洪治纲 程树榛

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入围作品名单

《秋菊开会》 陈源斌

《奔跑的火光》 方 方

《英雄》 陈昌平

《酒鬼的鱼鹰》 迟子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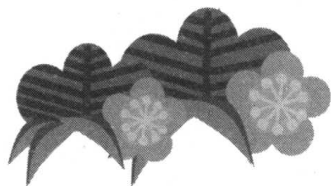
1.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名单(以得票多少为序)
2.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会名单
3. 第三届鲁迅文学奖
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入围作品名单
4. 目录

✿ 目 录 ✿

玉米	毕飞宇 (1)
评委评语	(2)
松鸦为什么鸣叫	陈应松 (73)
评委评语	(74)
好大一对羊	夏天敏 (135)
评委评语	(136)
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	孙惠芬 (175)
评委评语	(176)

附录：入围作品目录

秋菊开会	陈源斌 (231)
英雄	陈昌平 (271)
奔跑的火光	方 方 (300)
酒鬼的鱼鹰	迟子建 (384)





玉 米

毕飞宇

毕飞宇，男，1964 年生于江苏兴化。1987 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从教五年。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篇。主要著作有小说集《慌乱的指头》、《祖宗》等。现供职于《南京日报》。近年来毕飞宇得奖众多，其中有：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（《哺乳期的女人》）、冯牧文学奖、三届小说月报奖（《哺乳期的女人》《青衣》《玉米》）、两届小说选刊奖（《青衣》《玉米》）、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《青衣》《玉米》。毕飞宇说：《玉米》是他的最爱，是他为年青一代人写的，他希望他们喜欢。



评委评语

毕飞宇的《玉米》以鲜活的细节、个性化的人物形象、丰富的情节和多彩的风俗画构成了特定时代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。

玉米是作品倾力塑造的人物，这位农村少女在其精神发育期面临着复杂而沉重的生存境遇，现实与传统伦理对她构成了多重压迫。作品完成了玉米从反抗到妥协的过程，这一过程连同人物的生存策略与路径，不仅浓缩了中国乡村社会人格轮回的历史，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性曲折历程某种侧面的隐喻。由于作者冷峻、凌厉的思想穿透力，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性的批判品格。

作家服膺于小说伟大的写实传统，叙事绵密，极具生活的质感，但这并不影响作品对风格化的追求，它机智而娴熟地将反讽与戏拟置于叙述语言之中，显示了画面与声音的双重魅力。



玉 米

毕飞宇

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，除了喂奶，施桂芳不带孩子。按理说施桂芳应该把小八子衔在嘴里，整天肉肝心胆的才是。施桂芳没有。做完了月子施桂芳胖了，人也懒了，看上去松松垮垮的。这种松松垮垮里头有一股子自足，但更多的还是大功告成之后的懈怠。施桂芳喜欢站在家门口，倚住门框，十分安心地嗑着葵花子。施桂芳一只手托着瓜子，一只手挑挑拣拣的，然后捏住，三个指头肉乎乎地翘在那儿，慢慢等候在下巴底下。施桂芳的懒主要体现在她的站立姿势上，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，另一只却要垫到门槛上去，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。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，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。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，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？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。村子里的人都说，桂芳好，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。施桂芳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，如果正在吃饭，笑起来不方便，那她一定先用眼睛笑。现在看起来过去的十几年施桂芳全是装的，一连生了七个丫头，自己也不好意思了，所以敛着，客客



气气的。现在好了，生下了小八子，施桂芳自然有了底气，身上就有了气焰。虽说还是客客气气的，但是客气和客气不一样，施桂芳现在的客气是支部书记式的平易近人。她的男人是村支书，她又不是，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？二婶子的家在巷子的那头，她时常提着丫杈，站在阳光底下翻草。二婶子远远地打量着施桂芳，动不动就是一阵冷笑，心里说，大腿叉了八回才叉出个儿子，还有脸面做出女支书的模样来呢。

2001
~
2003

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，一共为王连方生下了七个丫头。这里头还不包括掉掉的那三胎。施桂芳有时候说，说不定掉走的那三胎都是男的，怀胎的反应不大同，连舌头上的淡寡也不一样。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的侥幸心情，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的一个，她就能一劳永逸了。有一次到镇上，施桂芳特地去了一趟医院，镇上的医生倒是同意她的说法，那位戴着眼镜的医生把话说得很科学，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，好在施桂芳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听出意思来了。简单地说，男胎的确要娇气一些，不容易挂得住，就是挂住了，多少也要见点红。施桂芳听完医生的话，叹了一口气，心里想，男孩子的金贵打肚子里头就这样了。医生的话让施桂芳多少有些释怀，她生不出男孩也不完全是命，医生都说了这个意思了，科学还是要相信一些的。但是施桂芳更多的还是绝望，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，愣了好大一会儿，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。

王连方却不信邪。支部书记王连方在县里学过辩证法，知道内因和外因、鸡蛋和石头的关系。关于生男生女，王连方有着极其隐秘的认识。女人只是外因，只是泥地、温度和墒情，关键是男人的种子。好种子才是男孩，种子差了才是丫头。王连方望着他的七个女儿，嘴上不说，骨子里头却是伤了自尊。

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的偏执，王连方开始

和自己犟。他下定了决心，决定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。儿子一定要生。今年不行明年，明年不行后年，后年不行大后年。王连方既不渴望速胜，也不担心绝种。他预备了这场持久战。说到底男人给女人下种也不算特别吃苦的事。相反，施桂芳倒有些恐惧了。刚刚嫁过来的那几年，施桂芳对待房事是半推半就的，这还是没过门的时候她的嫂子告诉她的。嫂子把她嘴里的热气一直哈到施桂芳的耳垂上，告诫桂芳一定要夹着一些，捂着一些，要不然男人会看轻了你，看贱了你。嫂子用那种晓通世故的神秘语气说，要记住桂芳，难啃的骨头才是最香的。嫂子的智慧实际上没有能够派上用场。连着生了几个丫头，事态反过来了，施桂芳不再是半推半就，甚至不是半就半推，确实是怕了。她只能夹着，捂着。夹来捂去的把王连方的火气都弄出来了。那一天晚上王连方给了她两个嘴巴，正面一个，反面一个。“不肯？儿子到现在都没叉出来，还一顿两碗饭的！”王连方的声音那么大，站在窗户的外面也一定能听得见。施桂芳“在床上不肯”，这话传出去就要了命了。光会生丫头，还“不肯”，绝对是丑女多作怪。施桂芳不怕王连方打，就是怕王连方吼。他一吼施桂芳便软了，夹也夹不紧，捂也捂不严。王连方像一个笨拙的赤脚医生，板着脸，拉下施桂芳的裤子就插针头，插进针头就注射种子。施桂芳怕的正是这些种子，一颗一颗地数起来，哪一颗不是丫头。

老天终于在1971年开眼了。阴历年刚过，施桂芳生下了小八子。这个阴历年不同寻常，有要求的，老百姓们必须把它过成一个“革命化”的春节。村子里严禁放鞭炮，严禁打扑克。这些严禁令都是王连方在高音喇叭里向全村老少宣布的。什么叫革命化的春节，王连方自己也吃不准。吃不准不要紧，关键是做领导得要敢说。新政策就是做领导的脱口而出。王连方站在自家的堂屋里，一手捏着麦克风，一手玩弄着扩音器的

2001

≈

2005

开关，开关小小的，像一个又硬又亮的感叹号。王连方对着麦克风厉声说：“我们的春节要过得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”说完这句话王连方就把亮锃锃的感叹号揪了下去。王连方自己都听出来了，他的话如同感叹号一般，紧张了，严肃了，冬天的野风平添了一股浩荡之气，严厉之气。

初二的下午王连方正在村子里检查春节，他披着旧大衣，手上夹了半截子飞马香烟。天气相当的阴冷，巷子里萧索得很，是那种喜庆的日子反有的冷清，只有零星的老人和孩子。男将们不容易看得到，他们一定躲到什么地方赌自己的手气去了。王连方走到王有庆的家门口，站住了，咳了几声，吐出一口痰。王有庆家的窗户慢慢拉开一道缝隙，露出了王有庆老婆的红棉袄。有庆家的面对着巷口，越过天井敞着的大门冲王连方打了一个手势。屋子里的光线太暗，她的手势又快，王连方没看清楚，只能把脑袋侧过去，认真地调查研究。这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了，传出了王连方母亲的声音，王连方的老母亲掉了牙，主要是过于急促，嗓音里夹杂了极其含混的气声，呼噜呼噜的。高音喇叭喊道：“连方啊连方啊，养儿子了哇！家来呀！”王连方歪着脑袋，听到第二遍的时候听明白了。回过头去再看窗前的红棉袄，有庆家的已经垂下了双肩，脸却靠到了窗棂口，面无表情地望着王连方，看上去有些怨。这是一张好看的脸，红色的立领裹着脖子，对称地竖在下巴底下，像两只巴掌托着，格外的媚气了。高音喇叭里杂七杂八的，听得出王连方的堂屋里挤的都是人。后来唱机上放上了一张唱片，满村子都响起了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村里的空气雄赳赳的，昂扬着，还一挺一挺的。有庆家的说：“回去吧你，等你呢。”王连方用肩头簸了簸身上的军大衣，兀自笑起来，心里说：“妈个巴子的。”

玉米在门口忙进忙出。她的袖口挽得很高，两条胳膊已经

冻得青紫了。但是玉米的脸颊红得厉害，有些明亮，发出难以掩抑的光。这样的脸色表明了内心的振奋，却因为用力收住了，又有些说不出来路的害羞，绷在脸上，所以格外的光滑。玉米在忙碌的过程中一直咬着下嘴唇，就好像生下小八子的不是母亲，而是玉米她自己。母亲终于生儿子了，玉米实实在在地替母亲松了一口气，这份喜悦是那样的深入人心，到了贴心贴肺的程度。玉米是母亲的长女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不知不觉已经是母亲的半个姐妹了。事实上，母亲生六丫头玉苗的时候，玉米就给接生婆做下手了，外人终究是有诸多不便的。到了小八子，玉米已经是第三次目睹母亲分娩了。玉米借助于母亲，亲眼目睹了女人的全部隐秘。对于一个长女来说，这实在是一份额外的奖励。二丫头玉穗只比玉米小一岁，三丫头玉秀只比玉米小两岁半，然而，说起晓通世事，说起内心的深邃程度，玉穗玉秀比玉米都差了一块。长幼不只是生命的次序，有时候还是生命的深度和宽度。说到底成长是需要机遇的，成长的进度只靠光阴有时候反而难以弥补。

玉米站在天井往阴沟里倒血水，父亲王连方走进来了。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王连方以为玉米会和他说话的，至少会看他一眼。玉米还是没有。玉米没穿棉袄，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白线衫，小了一些，胸脯鼓鼓的，到了小腰那儿又有力地收了回去，腰身全出来了。王连方望着玉米的腰身和青紫的胳膊，意外地发现玉米已经长大了。玉米平时和父亲不说话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个中的原委王连方猜得出，可能还是王连方和女人的那些事。王连方睡女人是多了一些，但是施桂芳并没有说过什么，和那些女人一样有说有笑的，有几个女人还和过去一样喊施桂芳嫂子呢。玉米不同。她嘴上也不说什么，背地里却有了出手。这还是那些女人在枕头边上告诉王连方的。好几年前了，第一个和王连方说起这件事的是张富广的老婆，还是个新